



胡雪岩传
(三)

郭一平 主编

目 录

第十三章.....	1
第十四章.....	51
第十五章.....	84
第十六章.....	116
第十七章.....	176
第十八章.....	214

第十三章

左宗棠只睡得两个时辰，刚交子时便让老仆左贵推醒了；告诉他说：“军机徐老爷有急信。”

说着，将左宗棠扶了起来；另有一仆擎着烛台，照着他看信；信封上浓墨淋漓地写着：“飞递左爵相亲钧启”；抽出信笺，上面只有八个字：“东朝上宾，请速入宫。”原来这天军机章京换班，徐用仪值夜，所以消息来得快。左宗棠遇到这种意外变故，最能沉得住气；下床看到红烛，便指着说道：“明天得换白？”

“老爷”，左贵服伺左宗棠多年，称呼一直未改；他怕自己听错了，侧耳问道：“换白蜡？”

“对了，这会别多问！传轿，我马上进宫。”

进宫时为丑正，乾清门未开，都在内务府朝房聚集，左宗棠一看，近支亲贵有 亲王、醇亲王，惠亲王；御前大臣有伯彦讷谟诰、奕匡力；军机大臣有宝均金、李鸿藻、王文韶；此外便是六部尚书、“毓庆宫行走”的师傅、南书房翰林。

国家大事，权在军机；军机领班的恭王不在，便该左宗棠为首。他此刻才发觉自己的地特殊；初次当京官，朝中典故，茫然莫晓。且又遇着这样意想不到的情况，虽说他善能应变，亦有手足无措，尴尬万分之感。

正要开口动问，只见徐用仪疾趋而前，借挽扶的机会，贴身说道：“听宝中堂的。”

争胜好强的左宗棠，到此亦不能不退让一步；与三王略略招呼后，向宝均金拱拱手说：“我初遇大丧，军机

职司何事，都请佩翁主持。”

“这是责无旁贷的事。”

一语未毕，有人来报，乾清门开了。于是王领头，入乾清门先到“内奏事处”——章奏出纳，皆经此处；照规矩帝后违和，脉案药方亦存内奏事处，王公大臣谁都可以看的。药方一共五张，最后一张注明“酉刻”，是左宗棠出宫以后请脉所开的，说是“六脉将脱，药不能下。”“宾天是什么时候？”王在问。

“戌时。”

戌时是晚上八点钟。左宗棠心里在想，接到徐用仪的信是十一点钟；计算他得知消息不会早于十点钟，相隔两个钟头；在这段辰光之中，不知道钟粹宫中是何境况？

“大人！”徐用仪牵着他的袖子说：“请到南书房。”

宫中定制，凡有大丧，都以乾清门内西边的南书房为“治丧办事处”。一到了那里，第一件事便是将官帽上的顶戴与红缨子都摘下来；然后各自按爵位官阶大小，找适当的座位坐下来。

“真是想不到的事！”醇王向宝均金问道：“得赶紧把六爷追回来。”

“六爷”是指恭王，“已经派人去了。”宝均金答说：“大概明天下午才能回来。”

“得找个人来问一问才好。”王说道：“譬如有没有遗言？”

“不会有的。”惠王接口：“中午的方子已经说‘神识不清’；以后牙关都撬不开口，怎么能开口说话？”

王默然，举座不语；但每人心里都有一个疑问：到底是什么病？

“要问什么病，实在没有病。”徐用仪左右看了一下，下人都在廊上，客厅中除了胡雪岩的贴身跟班以外，别无闲人，方始低声说：“是中了毒。”

此言一出，胡雪岩跟古应春互看了眼。原来胡雪岩因为创设胡庆余堂药号，自然而然地对药性医道，都不太外行；看了从内奏事处抄出来的五张药方，又打听了慈安太后前一日御朝的情形，向古应春谈起，唯一可能的死因是中毒。此刻是证实了，只不知如何中的毒。

“毒是下在点心里头的。”徐用仪说：东太后有歇午觉的习惯；睡醒以后，经常要吃甜点心。初九那天，午觉醒来，西太后派梳头太监李莲英，进了一盘松仁百果蜜糕，刚蒸出来又香又甜，东太后一连吃了三块；不到半个钟头，病就发作了。”

胡雪岩骇然：“是西太后下的毒？”他问，“为什么呢？”“这话说来就长了——”

慈禧太后一直有桩耿耿于怀，说什么也无法自我譬解的事，就是为什么她该低于慈安太后一等；而这一等非同小可——皇后母仪天下，生日称为“千秋”，受群臣在宫门外朝贺。下皇后一等的皇贵妃，不独无此荣耀，甚至连姓氏亦不为群臣所知。

东西两宫——慈安、慈禧由“选秀女”进身，家世是一样的，慈安之父为广西右江道；慈禧之父是安徽池太广道。起初身分虽同，但当文宗元后既崩，立第二后时，选中了慈安，便使得那时封号为“懿贵妃”的慈禧，愤不能平，因为慈安无子而她有子，且是唯一的皇子；不是她的肚子争气，大清朝的帝系，将从咸丰而绝。由此可知，她是大有功于宗社的人；有功之人反遭贬损，这口气如何咽得下？

可是文宗却又是一种想法，正因为她生了皇子，断送了被立为皇后的希望。原来慈禧精明能干、争胜揽权的性格，文宗已看得很清楚；自知在世之日无多，一旦驾崩，幼主嗣位，皇后成为太后，倘或骄纵不法，无人可制。

纵然如此，仍有隐忧，因为母以子贵，将来仍旧会成为太后，两宫并尊，而慈安赋性忠厚，必受欺侮。这重心事，偶尔与他的宠臣肃顺吐露；肃顺便劝文宗行“钩弋夫人”的故事。

“钩弋夫人”是汉武帝的宠姬。当他六十三岁时，钩弋夫人为他生了一个儿子，取名弗陵，生得茁壮聪明，颇为钟爱。汉武帝晚年多病，年长诸子，看来多不成材，几经考虑，决定传位幼弗陵；但顾虑得幼主在位，母后年轻，每每会骄淫乱政，春秋战国，不乏其例；秦始皇初年的情形，更当引以为鉴。因而狠心将钩弋夫人处死，以绝后患。

文宗也觉得肃顺的建议不错，但却缺乏汉武帝的那一副铁石心肠。到得病入膏肓，势将不起时，特为用朱笔亲书密谕一道，交付慈安，大意是“西宫援母以子贵之义，不得不并尊为太后，然其人绝非可倚信者，即不有事，汝亦当专决。彼果安分无过，当始终曲全恩礼，若其失行彰著，汝可召集群臣，将朕此言宣示，立即赐死，以杜后患。”不但有朱谕，而且还口头叮嘱，倘或需要用这道密旨时，应该如何召集群臣，如何宣示；又怎么可能有人为西宫求情，而决不可稍为之动，必须当机立断，斩草除根。慈安含泪倾听，将朱谕珍重密藏，而心里却从未想过有用得到它的一天。

事隔二十年，慈禧已经四十六岁，这一年——光绪六

年二月初，忽然得了重病，脉案对病因的叙述，含糊不清，而所开药方，则属于专治胎前产后诸症的“四物汤”，群臣皆为之困惑不解。据御医庄守和、李德立向人透露，说是“血崩”，但用血崩的药，却并不对症。

于是降旨征医。直隶总督荐山东泰武临道无锡薛福辰；山西巡抚曾国荃荐太原府阳曲县知县杭州守正，此两人都是世家子弟，饱读医书，精研方脉；六月间先后到京，一经“请脉”，都知病根所在；不约而同的表示慈禧太后患的是“骨蒸”，其实是“蓐劳”，产后失血过多，成了俗语所说的“干血癆”，用来补甘平之法，病势日有起色。到了这年年底，已无危险，只待调养了。

宅心仁厚的慈安太后，自然亦为之庆幸。有一天——就在几天以前，在她所住的钟粹宫，邀慈禧共餐，还喝了酒；到得席散，暗示宫女尽皆回避，促膝深谈，作了一番规劝。

据私下窥视的宫女所传出来的消息，说是慈安真的动了感情，首先追叙当年文宗逃难到热河的种种苦楚；文宗崩后，“孤儿寡妇”受肃顺欺侮，幸而“姊妹”同心协力，互为拭泪；诛徐权臣，转危为安。接着又谈同治十三年间所经历的大风大浪，种种苦乐，说到伤心之处，“姊妹”俩相对流涕。看来慈禧也动了感情了。

于是慈安慨然说道：“我们姊妹也都老了，重新同侍先帝的日子，不会太远。二十多年相处，从来没有起过什么了不得的争执，以后当然亦是平平静静过日子。有样东西是先帝留下来的，我一直以为永远也用不着；不过我怕我一死以后，有人捡到这样东西，会疑心我们姊妹表面和好，暗底下不是那回事，那就不但你我会觉得是一大恨事，先帝亦会自悔多事。这样东西，不如今天

就结束了它吧！”

说完，从怀中掏出一个信封，递到慈禧手里，打开来一看，慈禧脸色大变；原来就是文宗亲自以朱笔所写的那道密谕。

“既然无用，就烧掉了吧！”

慈安取回原件，就在烛火上点燃焚毁。慈禧作出感极而泣的神情，还须慈安多方安慰，方能收泪。

但从此慈禧只要一见了慈安，便如芒刺在背，处处小心，象惟恐不能得慈安欢心似的。这一天——就是三天前的三月初九，慈安太后终于在一盘松仁百果蜜糕上送了命“这样说，以后是西太后一个人作主的局面了？”胡雪岩问说“筱翁，你看事情是比以前难办呢，还是比以前容易？我看要比以前难办。”徐用仪答说：“东太后德胜于才，军机说什么就是什么；西太后才胜于德，稍微马虑一点，她就会抓住毛病，问得人无话可说。”

“这话说得不错。不过将来只要把一个人敷衍好了，事情也不致于太难。”

“呃，”徐用仪不免诧异，“胡大先生，你说要敷衍哪一个人？”

“李莲英。”胡雪岩说，“他立了这么大的功劳，当然会得宠。”

“嗯，嗯！”徐用仪说：“我倒还没有想到。”“我也没有想到。”古应春接口说道：“我看，这条路子如果要走，就要走得早。”

徐用仪不作声，意思当然是“你们要走太监的路子，另请高明”。胡雪岩体会得他的心境，便向古应春递个眼色——暗示他不必再谈李莲英。

不过，宝均金还是要谈的。古应春将胡雪岩准备送

五万银子，而他认为其中应该留一万银子作开销，问徐用仪有何意见？

“送宝中堂不必那么多，多了他反而会疑心，以为这笔借款中，又有多少好处。钱要花在刀口上，一文抵十文用，才算本事。”

“那末，筱翁！”胡雪岩笑道：“你倒说说看，要怎么样才算花在刀口上？”

“我亦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总之，如今既然左大人打算独断独行了。宝中堂那里，就不必送那么重的礼。不然就变成‘塞狗洞’了。”

“‘塞狗洞’的事，我做过很多。”胡雪岩说：“既然筱翁不赞成，我们就来想它个礼轻意思重的办法。”“这办法不大好想。”古应春问道：“是不是跟朱铁口去谈一谈。”

“没有用。这方面的行情他不懂。”

三个人沉默了好一会，胡雪岩突然说道：“筱翁，你倒谈一谈，宝中堂是怎么样一个人？”

“人是很念旧的——”

因为念旧重情，宝均金受了许多累。其中有件事，凡是浙江人无不知道；六、七年前轰动海内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，将因病暴毙的小白菜之夫葛品莲，当作武大郎；而诬指小白菜谋杀新夫，又将杨乃武比作西门庆，教唆小白菜下毒的“灭门县令”刘锡彤，就是宝均金的乡榜同年。

“宝中堂倒没有袒护刘锡彤；不过刘锡彤总以为宝中堂一向念旧，有此大军机的靠山，做错就做错了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结果是害己害人，连累宝中堂也听了好些闲话。”

“这刘锡彤呢？”胡雪岩说：“充军在哪里？”“老早死掉了。”徐用仪说：“你想七十岁的人还要充军，不要说关外冰天雪地吃不消；自己想想，对不起祖宗，对不起自己，哪里还有，哪里还有活下去的味道？”“是啊！做人总要有味道，活下去才有劲。”胡雪岩又问：“他是哪里人？”

“靠近沧州的盐山。”

“家里还有什么人？”

“不大清楚。”徐用仪说：“他有个儿子，本来也是牵涉在杨乃武那一案里的，后来看看事情闹大了，刘锡彤叫他回盐山，哪知坐的是福星轮。”

福星轮沉没，是在中国海域中发生的第一件重大海难事件；所以徐用仪不说，也知道刘锡彤之子已经遭难。

“哪里有什么一路福星？”古应春道：“祸福无门，惟人自召。刘锡彤居心可恶，才会遭祸。不过报应也太惨了。”

“打听，打听。”胡雪岩说：“齐锡彤总算在我们杭州做过父母官，子孙如果没饭吃，应该做个好事。”

徐用仪心想，胡雪岩哪里是为刘锡彤做过余杭县知县的香火之情；无非看在宝均金分上，做件小小的雪中送炭之事，希望见好于宝均金。不过他亦必须有这么个冠冕堂皇的说法，才不落痕迹，否则就会为人所讥。人情世故毕竟是他识得透。这样转着念头，不由得又想起一个人，“宝中堂有个弟弟叫宝森，”他问：“胡大先生知道不知道？”

“不知道。此人怎么样？”

“此人去年让言路上参一本。参的其实不是他，是宝中堂，参宝中堂袒护亲族。不过，这一来倒楣的一定是宝森，如今境况很窘。”

“呃，筱翁，你倒谈谈他倒楣的来龙去脉。”

原来宝均金之弟宝森，本是直隶的候补知县，即没有读多少书，也谈不到才具，而且理路不大清楚。靠他老兄的面子，总常有差使派他；有时州县出缺，派他去署理，坐堂问案，笑话百出，上官看宝均金的分上，只有格外宽容。

后来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直隶，他是讲究吏治的，看宝森实在没有用处，想照应他亦有力不从心之感。宝森几次找宝均金，要他八行书给曾国藩讨差使，宝均金怕碰钉子，不肯出信。到得真的缠不过了，宝均金说：“你到四川去吧！”为他加捐，由候补县变成候补道，又在吏部说了情，得以分发四川。

四川总督名叫吴棠，此人于慈禧太后未入宫以前，有援之于穷途末路的大恩。慈禧之父惠徵，官居安徽池太广道，是守土有责的地方官；咸丰初年，洪杨起事，舟船东下，势如破竹，惠徵望风而逃，降旨革职查办，旋即一病而亡。欲语说：“太太死了压断街，老爷死了没有抬”，官场最势利不过，何况惠徵是“犯官”的身分，加以外省的旗汉之别；远较京里来得分明，因此，慈禧以长女的身分，携带一妹两弟，奉母盘灵回旗时，一路遭受白眼，那种境况，真可说是凄凉万状。

一天船泊江苏淮安府桃源县，忽然有人送来一份奠仪，而且颇为丰腆，白银二百两之多。慈禧再看名帖上具衔是桃源县知县吴棠，不由得纳闷；惠徵从无这样一个朋友，如说是照例的应酬，隔省的官员，了无渊源，充其量送八两银子的奠仪，已是仁至义尽。一送二百两，阔得出奇；慈禧判断，一定是送错了，防着人家要来索还，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。

她的判断不误，果然是送错了。吴棠一看听差送上来的回帐，大发雷霆；幸而他有个幕友，深明人情世故，便劝他说：“送错了礼没有去讨回之理；就讨，人家也未见得肯还。听说这惠道台的两位小姐，长得很齐整，而且知书识字；旗人家的闺秀，前途不可限量，东翁不如将错就错，索性送个整人情，吊上一吊。”

吴棠心想，这不失为“失之东隅、收之桑榆”的打算，当下肃其衣冠，备了祭品，传轿打道运河码头，投了帖上船祭灵。祭毕慰问家属；慈禧的两个弟弟惠祥、照祥，都还年幼，只会陪礼，无从陪客；都是慈禧隔着白布灵幔，与吴棠对答，再三称谢。

这一下足以证明，吴棠的奠仪并未送错，可以放心大胆地支用了。慈禧感激涕零之余，将吴棠的名帖放在梳头盒子里；跟妹妹相誓：“倘或天可怜见，咱们姊妹也有得意的一天；可千万别忘了吴大老爷这位雪中送炭的大恩人。”果然“皇天不负苦心上”，姊妹做了妯娌，不过十年的工夫，姐姐“以天下养”，妹妹亦贵为醇王的福晋。

辛酉政变，两宫垂帘听政，慈禧第一件快心之事，便是报恩；这时已升知府的吴棠，官符如火，一路超擢，吴棠既庸且贪，而凡有参劾吴棠的折子，一概不准。不过五、六年的工夫，继骆秉章而为四川总督；他在成都，公事委诸属下，每天开筵演戏，顿顿鱼翅鸡鸭，自我豢养成一个臃肿不堪的大胖子，四川人替他起了个外号，叫做“一品肉”。宝均金为老弟的打算是，惟有到“一品肉”那里当差，不必顾虑才具之短。果然，吴棠看宝均金是大军机，一到就派了“厘金”的差使；终吴棠之任，宝森的税差没有断过，是四川官场的红员之一。

不久，吴棠歿于任上，继任川督的是杀安德海的山东巡抚丁宝桢。安德海在两宫太后口中，称之为“小安子”；他是慈禧太后宠信的太监，在“辛酉政变”中立过功劳，升任为长春宫的总管。仗着慈禧太后的势力，招权纳贿，骄恣不法；有年夏天，打着太后的旗号，擅自出京，连直隶总督国藩，都只能侧目而视，不敢动他。不道丁宝桢却不买帐，等他一入山东境内，便派人严密监视，及至证实了他并未奉有赴江南采办的懿旨，便不客气地下令逮捕，飞章入奏，奉旨“毋庸讯问，就地正法”；随即提出牢来，在济南处决。

安德海既为慈禧所宠信，丁宝桢杀了他，就很可能得罪了慈禧。那知事实适得其反，慈禧不但不恨，而且很感激丁宝桢，因为安德海被斩以后，丁宝桢下令暴尸三日，济南的百姓看清了安德海是没有“那话儿”的真太监。这一来，一直流传着的，安德海为慈禧面首的谣言，不攻自破。慈禧心感丁宝桢为她洗刷之德，所以吴棠出缺，将他自东抚擢为川督。当然，也有看重丁宝桢清廉刚直，用他去整饬为吴棠搞坏了的四川吏治的期望在内。

果然，丁宝桢一入川便大加整顿，贪庸疲软的劣员，参的参，调的调，官场气象一新。象宝森这样的人，当然也在淘汰之列，但想到他是宝均金的胞弟，不免有投鼠忌器的顾虑，处置就不一样了。

象这样的情形，原有个客客气气送出门的办法，譬如督抚与两司——藩司、臬司不和，想把他们调走，而又怕伤了和气，发生纠纷，便在年终“密考”时，加上“堪任方面”的考语。既然才足以当方面之任，朝廷当然要将此人召进京去，当面察看。久而久之成了一个惯

例，军机处一看督抚对两司下的是这样的考语，便知是请朝廷将两司调走，必如所请；因为封疆大吏的用人权是必须尊重的。

宝森只是一个候补道，不适用此例，但亦有亦通之方，即以人才特荐，奏请送部引见；意思是请朝廷考虑此人可放实缺。

那是光绪四年年底的事。其时言路上气势很盛，除了御史、给事中这些言官以外，翰林而兼“日讲起居注官”，得以专折言事者，奏议尤为朝廷所重；其中言论最犀利者四人，号称“翰林四谏”。而“四谏”中又以张佩纶的一支笔最厉害，心想宝森一无才能，只以宝均金的关系，竟由地方大吏以人才特荐，令人不平，因而上章搏击。

上谕中嘉许张佩纶“所陈绝瞻顾，尚属敢言”。至于丁宝楨特荐宝森，究竟有何过人之长的实绩，命丁宝楨“据实具奏，毋稍回护”。原奏又说宝森并无才能，“着李鸿章查明宝森在直隶时，官声政绩究如何，详细具奏。”

其时宝森已经到京，兴冲冲地真的以为丁宝楨够交情帮他的忙，满心打算着引见以后，靠他老兄的关系，分发到富庶的省分，弄个实缺的道员，好好过一过官瘾——正印官的气派，跟候补道毕竟是不同的。

哪知跟宝均金见了面，他一句话就是：“你告病吧！”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喏，你自己看去。”

很吃力地看完了张佩纶参劾的奏折，宝森倒抽一口冷气，这时才明白，丁宝楨别有用心，复奏也必是一番敷衍的空话，未见得有用。

“现在言路上嚣张得很，你碰了钉子，我也帮不上你的忙。别求荣反辱吧，你先告病；过些日子，我再替

你想办法。”日子过了两年了，宝森静极思动，常常跟宝均金争吵，弟兄已有反目的模样。宝均金经常望影而避，头痛不已。“弟兄感情到了这样子，只有一个办法，把他们隔开。”胡雪岩说，“见不着面，就吵不起来了；旁人劝解，话也比较听得进去。”

“胡大先生，你的话是不错，不过，请问怎么个隔法？”“那还不容易。把那位宝二爷请到哪里去住上几个月，意气慢慢化解了，弟兄到底是弟兄，终究会和好如初的。”“这倒也是个办法，可惜没有人请他。”

“我请！”胡雪岩脱口而答，“如果宝二爷愿意，我把他请到上海、杭州去逛个一年半载，一切开销都是我的。”徐用仪心想，这一来玉均金得以耳根清净，一定会领胡雪岩的情，当下表示赞成古应春亦认为这是个别开生面的应酬宝均金办法，大可行得。

至于胡雪岩与宝森素昧平生，看似无由一通款曲，其实容易得很，有跟胡雪岩交情深厚的文煜在，便是现成的一条路子。

这天文煜宴客。本来他宦囊甚丰，起居豪奢，住处又有花木园林之胜，每逢开宴，必是丝竹杂陈；此时因逢国丧，八音遏密，同时也不便大规模宴客，以防言官纠弹，只约了少数知好，清谈小酌而已。

主客是胡雪岩，其次便是宝森。主人引见以后，宝森颇道仰慕；胡雪岩更是刻意周旋，所以一见如故，谈得颇为投机。席间谈起上海“夷场”上的情形，胡雪岩与古应春大肆渲染，说得宝森向往不已。

看看是时候了，古应春便即问说：“森二爷有几年没有到上海了？”

“说起来寒碜。”宝森不好意思地：“我还没有去过

呢！”“那可真是想不到。”古应春看着胡雪岩说：“吃花酒如果有森二爷这么有趣的人在，可就更热闹了。”

宝森是所谓“旗下大爷”，吃喝玩乐，无一不精；这两年在京，全靠寄情声色，才能排遣失意，自从慈安太后暴崩，歌声舞榭，弦索不闻，正感到寂寞无聊时，听得古应春的话，自然动心。

“如今是国丧，也能上堂子——”宝森突然缩住口，倒象说错了话似的。

原来上海人所说的“堂子”，北方称为“窑子”。旗人口中的“堂子”，是皇室祭祖的所在；拿来作为窑子的别称，未免亵渎，因而觉得碍口。

“如今国丧，也能吃花酒？”他换了个说法。

“怎么不能？”古应春答说：“一则是天高皇帝远；再则夷场是‘化外’，不管是上海道，还是松江府，都管不到；甚至于两江总督、江苏巡抚莫奈何。”

“真的？”宝森有些不信。

“我只谈一件事好了。”古应春问道：“听说森二爷票戏是大行家，有出‘张汶祥刺马’看过没有？”

“听说过，可没有看过。”

“那就是上海人独有的眼福、耳福，这出戏只有在上海能唱，别处是禁的。”

禁演的原因是，这出戏全非事实。两江总督马新贻已经惨死在张汶祥的白刃之下，而竟说他夺人之妻，有取死之道，死而被诬，冤及泉台，知道真相而稍有血性的人，无不义愤填膺。江南大吏曾谋设法禁演，但因势力不能及于夷场，徒呼负负。

这一实例，说明了在京八音遏密，何以在上海可以不守国丧的规矩。宝森真是想去好好逛一逛，但有些说

不出口。看出他的心情的胡雪岩，便即说道：“其实不说那些花花草草的花样，森二爷也该到上海去见识见识。如今大家都讲洋务，不到上海不知道洋务该怎么讲法？宝中堂是身分、地位把他绊住了，没有机会到上海，森二爷不妨代替宝中堂去看一看。”

这为他拈出了一个正大光明的理由，宝森大为兴奋，“我也不为他，为我自己。”他说：“长点见识总是好的。将来到了上海，还要请胡大哥带一带我。”

“言重了。”胡雪岩问道：“森二爷预备什么时候去？”“这还不能定。我得先跟本旗请假。”

在京的旗人，不能随便出京，这个规矩在雍、乾年间，极其严格，以后慢慢地也放宽了。不过宝森因为他老兄一再告诫，诸事谨慎，所以不敢造次。

这时一直未曾说话的文煜开口了：“老二，我准你的假。”原来文煜就是他正白旗的都统。

“啊，啊，对了。”宝森“拍”地一下，在自己额上打了一下，‘看我这个脑筋！竟忘了本旗的长官，就在眼前。”

“文大人，”胡雪岩问道：“准他多少日子的假？”“那要问他自己。”

“我想，”宝森答说：“一个月也差不多了。”“不够，不够。一个月连走马看花都谈不到，起码要三个月。”

“三个月就三个月。”文煜向宝森说道：“这得找个理由，你就写个呈文，说赴沪就医好了。”

宝森还在踌躇，胡雪岩抢着说道：“好了！文大人准假三个月；森二爷，这三个月归我管，你一切不必费心。我大概还有五六天耽搁，请你料理料理，我们一起走。”邂逅初逢，即使一见如故，这样被邀到纸醉金迷之地，